

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品文库

袁鹰 著

两代红领巾

花山文艺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为了满足广大少年读者的阅读需求，提高他们的阅读和鉴赏能力，我社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品文库》。

本文库包括叶圣陶、冰心、巴金、张天翼、严文井、金近等数十位名家的作品精粹，有童话、小说、散文和诗歌等几个方面。这些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学珍品，曾经熏陶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此次编入本文库，由我社重新出版，相信也一定会受到今天的小朋友们的欢迎。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6年11月



总 序

陈伯吹



上月底，意外地得读来自石家庄的信札。令人非常高兴的，这是一封写得十分美好的信，是由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寄来的。

得知他们决定出版《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品文库》，这更叫我高兴，还要叫我感谢。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支持他们的工作。

但是我不只身体不好，而且精神也不好，对向我推荐的几十篇作品，要我给予评价，这确是个难题。

叶圣陶的《稻草人》，凡是读过童话作品的，都会表示赞赏。在农村，这是常见的东西，但是写出新意来的，可不多，所以这作品获得读者的赞美并且欣赏。至于其他多篇，鞭挞丑恶的事物，颂扬新鲜的景观，那就不一而足了。

另一位著名作家谢冰心，光是散文，就有四十多篇。当年作者横渡太平洋，留学美国，见到的景色，在景色万千的

异国风光中，笔底下，尽情地抒发了对祖国、对人民、对亲朋、对家属的怀念，创作了对长辈、老师、亲友的回忆……这一系列的作品，感情深沉，意境优美，语言清新而自然。

其他尚有任大星的《我的第一个先生》等十三篇，虽然从旧日生活取材，但描绘得深入动人，给读者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同时又不能忘却他的胞弟任大霖以及所作的作品，谁都记得他笔下的慈祥的长辈，亲密的朋友，以至于对那些可爱的小动物的感情，特别像写的《水胡鹭在叫》，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另外，还有巴金、张天翼、严文井、金近等人的作品，迄于今日，仍然成为儿童文学库房中的宝藏。……

处于儿童时代的孩子，多多诱导他们阅读并欣赏含有科学性的文学作品，使之欣欣然地引领遥望未来的美好场景，从而获得好奇、求知的极大满足。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有这样众多的少年儿童，难道不应该如此吗？

愿《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品文库》能满足广大少年读者的阅读期待。

（很对不起，精神不好，写不下去了，恳请原谅。）

1996年10月于上海，时年九十一岁。



目 录



酸甜苦辣，都是难忘的岁月

- 金色的童年 (3)
- 首都的一条大街上 (10)
- 蓓蕾还没有开放，就萎谢了 (14)
- 儿童车 (18)
- 西湖畔的童年 (20)
- 金童的故事 (26)
- 新生代 (33)
- 潺潺的小溪 (44)

给新少年讲一点旧故事

- 给新少年讲一点旧故事 (69)
- 明明过生日 (70)

妈妈的头发白了	(74)
大哥回家	(76)
冯老师为什么辞职?	(78)
谁叫王志良做贼骨头?	(82)
表姐出嫁	(85)
外婆的死	(88)
高老头讲故事	(90)
黄家婆婆写家信	(94)
回家乡去	(96)

歌唱几位少年英雄

打不烂的少先队	(103)
刘文学	(165)
草原小姐妹	(180)
篝火燃烧的时候	(189)

写在红领巾上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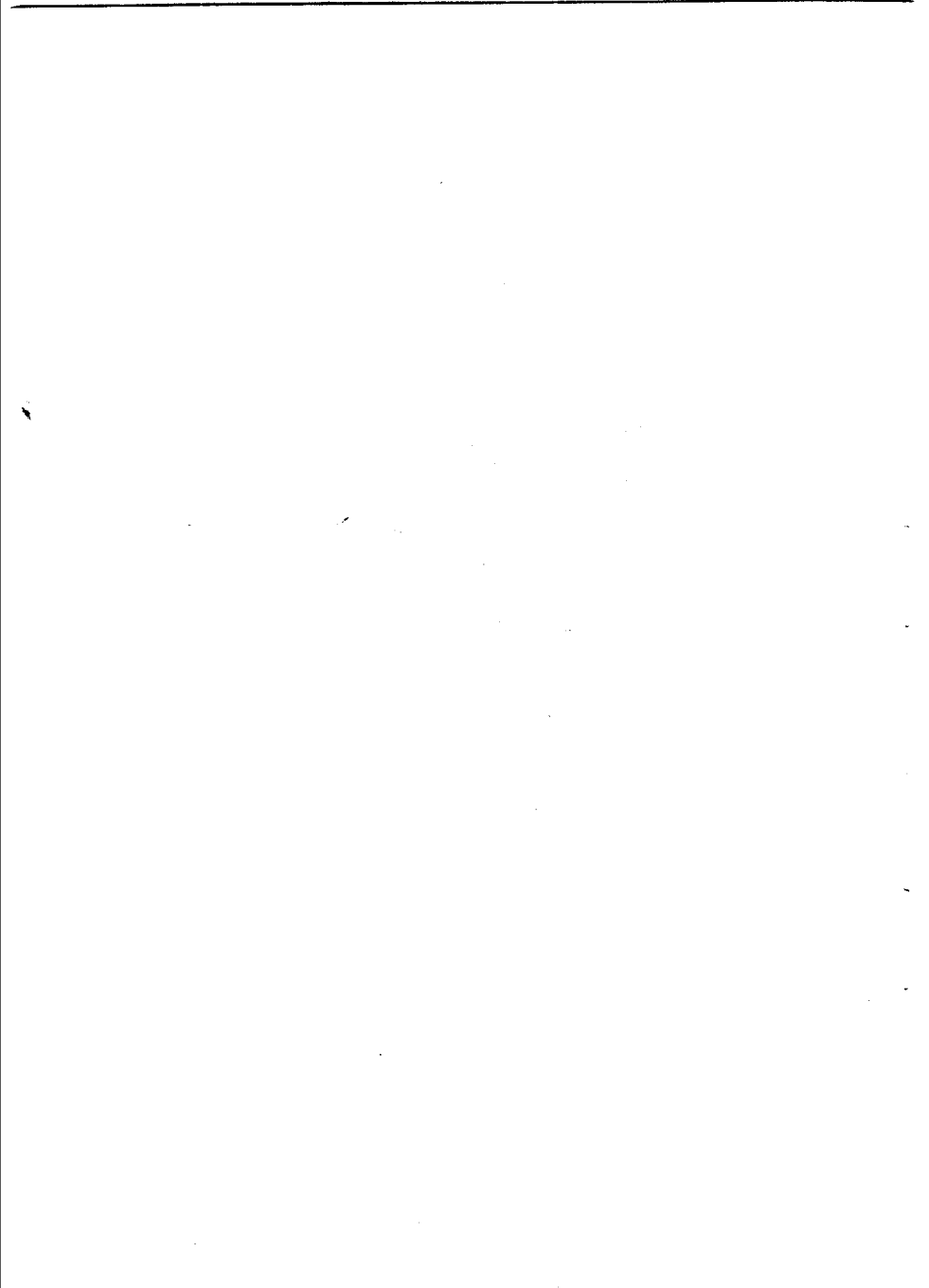
时光老人的礼物	(197)
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	(201)
和太阳比赛早起	(205)
小树种, 你飞过大海去吧!	(208)
我也能种	(211)
儿歌七首	(214)
大红花	(219)
在美国, 有一个孩子被杀死了	(220)

黎巴嫩小孩	(228)
店门外奔来两个少先队员	(230)
献给辅导员——我们的知心朋友	(234)
青春的火焰在哪里燃烧?	(239)
两代红领巾	(244)



酸甜苦辣，
都是难忘的岁月







金色的童年



在我的面前，有几张来自国外的照片。其中有两张，我对它凝视了好久，不能将视线从那里移开。

一张是四个饥饿的孩子，围住了妈妈（她手里还抱着第五个孩子），张着嘴要饭吃，可是妈妈只能默然地望着空空的锅灶，让孩子吸吮着自己的手指头。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开饭呢？也许孩子们的爸爸从清早就去借钱了，可是到这会儿还不见回家，也许他们这一家人已经饿了好多天，孩子们也许已忘掉黑面包的味道了。

另外一张照片是两个奇装异束的孩子，站在野外的荒草地里，你对着我，我望着你，眼神是那么凶狠而麻木；手里拿的是手枪和刀子，看样子是准备厮杀一场。谁看见都会说这准是两个小流氓。可是他们的年纪，恐怕怎么也不会超过十二三岁。

你问这两张照片打哪儿来？它们都来自美国。

这两张照片，使我想起了东方的一句古老的谚语：

告诉我你怎样教育你的孩子，
我就知道你正想些什么。

自然，那前一张照片告诉我们的，并不是什么教育的问题，而是怎样对待人的生命了。美国报纸登过这么一条消息：在美国，在一千二百万个家庭买不起足够的食物，不得不让孩子们饿肚子，不得不让母亲们对着空空如也的锅子叹息；而在同一个时候，美国政府却积压着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过剩”的农产品。为了使华尔街脑满肠肥的大老板们养得更肥，豪门富翁的钱袋塞得更满，他们宁愿缩减小麦的耕地面积，把已经播下种的小麦犁掉。说到教育，从这两个高举拳头、瞄准着手枪的孩子的背后，我想起一个可怕的数字：在美国，每年有二十五万到四十万个孩子因为犯罪而被关进牢狱，他们要在阴森森的牢房里度过童年和青年。难道我们还不能想象到这个国家在进行着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吗？

我们写到的事情还是发生在美国，在那个它自己宣传有充分的“民主自由”和高度的“文明”的国家。我们就毋需再去描述那些至今还在殖民者的枷锁里挣扎着的人们的孩子，是在过着怎样凄楚无告的生活了……

从大街上传来的喧笑声震断了我的默想。我抬起头来。春天的阳光洒满了街道，一列列满载着红领巾的电车，叮叮当地驶过。孩子们大声地谈笑、唱歌，让电车把他们带到春游的目的地：那往北去的，大约是到北海；那往南去的，大约是天

坛或者陶然亭。

在这灿烂的时光里，难道我们还会为孩子们的食物发愁吗？难道我们的孩子还会忍住饥饿走进没有火的厨房里看着妈妈的眼泪吗？在这充满着歌声和欢笑的日子里，难道我们还会担心孩子被同伴的手枪打伤吗？

是的，我们这些成年人，有过辛酸的记忆，我们有过黯淡的童年，我们也还记得自己的弟弟妹妹、邻家的孩子们的愁苦的面容，有些使人掉眼泪的故事怎么也不会忘怀；但是，这些毕竟都是过去的了，像长江的流水，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下一代，正是生活在金光灿烂的阳光里。

我想，完全不必去写多少统计数字，来说明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许许多多的措施，那些我们在童年时代甚至都从不敢梦想过的美妙措施。我们自己每日每时所接触的，岂不都是些最好的见证吗？为了引起你的联想，我不妨随手举个把例子。

在辽宁省昌图县三合乡，有一个姓由的牧童。孩子从小就失去爹妈，在别人的猪圈和牛棚里长大。今年，三合乡的农业社转成了高级社以后，决定由合作社来挑起这副担子，负责把小由教养成人。小由进社的第二天，就被送到乡中心小学来了。社里替他买了文具、鞋袜和帽子，还在三四月里，就替他准备了夏衣。这个孤苦无依的孩子，从此找到了温暖的幸福的家。孩子很聪明，也很用功，功课不是四分就是五分。他要求农业社的伯伯、叔叔们发给他一个粪筐，他说，每天能给社里捡两筐粪。农业社就是他的家，在这个大家庭里，有爷爷、奶

奶，有伯伯、叔叔、姑姑，也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每个人都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这个孤儿。

我还想到另外一个牧童的故事：

去年春天，在首都的一个剧场里，人们全为一个来自浙东海边的牧童的歌喉吸引住了。他唱着一首浙江民歌：

杜鹃鸟叫落阳，
我看牛小弟哭亲娘，
别人有衣着有饱饭，
只我梦中见亲娘啊……

这位小歌手的感情是真挚的，唱得叫人落泪。但是，同时荡漾在听众心头的还有另外一种感情。那就是：在这首民歌产生的时候，当旧社会许多牧童们噙着泪水凄凉地唱着这首流传下来的歌子的时候，又有谁能够想象到，有那么一天，当被压迫的人们都翻身作主的时候，一个农村的孩子，能有机会到几千里路以外，到北京城里大剧场的舞台上去演唱山歌呢？

然而，这位牧童歌手的幸运，还只是一个开始。几个月以后，人们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就是这个牧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介绍到中央音乐学校华东分院附属的音乐学校去学习了。

这两个牧童的故事，只是沧海中的两滴水珠。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有亿万个这样的孩子，无论他们在城市或者农村，无论在学校或者学校外面，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们总是像一片鲜绿的嫩苗，被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被柔



软的细雨滋润着，被丰饶的土地抚育着。让他们健壮地、幸福地度过金色的童年。

老一代的革命领袖们总是满怀革命深情地想到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毛主席亲自为孩子们题词，鼓励新生的一代“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许多领导人在百忙中也没有忘记去祝贺孩子们的节日，去参观孩子们的各种各样的展览会，去欣赏孩子们的演出，去参加孩子们的联欢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少年科学技术爱好者的时候，对他们亲切地说：你们小的时候，就能作出这些科学技术和工艺作品来，长大了只要不骄傲，一定能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但是，光靠你们几十个人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你们只要依靠全体劳动人民，一定可以建成中国的共产主义社会。

孩子们静静地聆听周总理亲切的话语，从心底深深地体会到党对新生一代的无限的关怀和无限的期望。

我们的工厂为孩子们敞开了大门，像接待劳动后备军一样地接待他们，让孩子们扩大了眼界，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面貌；优秀的工人和技术员，被派到各种少年科学技术小组里去当指导员；我们成千上万的劳动战线上的英雄们，给孩子们树立了怎样对待劳动的光辉榜样。

我们党在农村为许多少年铺下了一条劳动大道，让他们可以畅快地驰骋；在广阔的田野上，孩子们有数不清的事可以做；农业合作社还拨出土地给少年农场，让那些小米丘林们有足够的园地去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

我们在边防和前线的解放军和志愿军战士，把同祖国各地孩子们通信看作自己最高兴、最光荣的事情之一。他们把从

远方寄来的红领巾系在大炮上，用它来鼓舞斗志；又把自己的战功和战友们的英雄事迹，写在热情的信里，鼓励孩子们前进。

我们的科学家们以万分兴奋的心情注视着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引导孩子们充满着信心，大踏步地向科学进军。我们的作家、诗人、音乐家、戏剧家和画家们，用自己的心血和不眠的夜晚，为孩子们增添一份又一份丰硕、精美的精神粮食。

.....

这里，我还没有说到我们的教师和辅导员们。你们的整个的心是同孩子们永远在一起的。你们对孩子们什么都不吝惜——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心血，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你们全神贯注地、喜悦地瞧着孩子们每一个前进的脚印。在这每一个脚印里，有你们的一滴汗、一滴血。

在春天的阳光里，嫩苗的茁壮生长，难道还会有丝毫疑问吗？辛勤的园丁们，以后的事，就是要看我们自己的劳动如何了。

四月的阳光照满了我的窗子，一阵阵春风不断送来出发去春游的孩子们的喧闹声。春风呀，你来得正是时候！

我推开窗子，让我的心飞得更远，我要跟他们一起歌唱

.....

1956年4月，北京。



首都的一条大街上



我走在首都的一条大街上。

这条大街，是通向天安门广场的大街。

迎接建国十周年的天安门工地的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了；建筑工人们，用双手建起了辉煌的大厦，正拆除最后一列脚手架。铺设地下电线的工人们，在大街的两旁，竖起了两排崭新的路灯，每一根灯柱上，十三只灯叠成三层，十三只洁白的灯罩，就像一支出水的莲花；那两旁高大的杨槐，不就像衬托莲花的荷叶么，人们走在这里，不就像沐浴在莲花池里么！

这条大街，我记不清走过多少次了。可是今天，为什么我的心这般激动？

我想起了它的昨天。

九年以前，我第一次来到首都，第一次走过这条大街。

那时候，这条大街，还是一条荒凉的街。

那时候，在它的身上，还残存着旧日的伤痕：一边是灰黯